

跨世纪文丛

4

K

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周
大
新
著

瓦

解

在不安的思索中慢慢沉入睡乡。
在睡乡里他看见一只大鸟，那
翅膀乌黑如墨，正缓缓地由头

——《银饰》



* T 0 3 9 6 8 7 *



瓦

周大新
著

解

(鄂)新登字 05 号

瓦 解

周大新 著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1.5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65 千字

印 数:10001—20000 册

ISBN 7—5354—1279—3/I·1049

定 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周大新，男，1952年2月生，1970年12月入伍。1983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又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及散文、报告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其中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朝文。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和广播剧。不少作品在广播电台连播。根据其短篇小说《汉家女》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获“飞天奖”；根据其中篇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成的电影《香魂女》，在柏林第43届国际电影节上获金熊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为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现调总后勤部文化部创作室任专业作家。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滚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	谢 冕 (3)
瓦 解·····	(1)
14 15 16 岁 ·····	(39)
银 饰 ·····	(71)
向上的台阶·····	(134)
伏 牛·····	(230)
病 例·····	(301)
无疾而终·····	(311)
怪 火·····	(317)
握笔者·····	(328)
代跋：给“上帝”的报告 ·····	周大新 (352)
跋：越出盆地 ·····	周 柯 (355)
附录：周大新主要作品目录·····	(360)

瓦 解

当夜暗再一次踱进空旷的万家小院后，退休的统计员万正德又呆坐在了那棵年岁已高的槐树下，一边抱着那把壶嘴缺了一角的汝瓷茶壶喝茶，一边去回想事情的起点。一双老眼望向渺远的夜空，模样极像是在统计星星的数目；不时地，还会让含混的自言自语苍蝇一样地在嘴角盘旋。

他渐渐认定事情的起点是那个黄昏——在那个到处飘满槐花香气大群蜜蜂上下翻飞的黄昏，他听见女儿万芹脆笑着在院门外和一个男人说话。

谁？那是谁？他记得当万芹进屋时他放下手中的茶壶，顺口问了一句。——东街古家的老二古峪，刚分到税局上班，你说他一个学计算机的大学生到税局干什么？这好像就是万芹那天的回答。从这声回答里你能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出！所以那天老万就没在意，也没再去接女儿的话头，而是继续端起茶壶，去喝那壶用新摘的信阳毛尖泡出的茶水。

这就是起点。

可当时谁能料到这是起点？你？

接下来就到了那个正午。那是一个在仲春时节暖和得有点

过分的正午，以致于老万在往饭桌前坐时把身上的背心都脱了。午饭老伴下的是手擀面条，万芹又用蒜臼砸出了蒜汁，香油蒜汁浇面条是老万最爱吃的饭食。也就在他挑起面条往嘴里送第一筷时，万芹笑着说：爸，妈，我和秦进已经不再谈了。啥？他记得他当时一愣，把筷子上的面条又扔进了碗里。——秦进是万芹已经谈了近一年的对象，那小伙子给老万的印象不错。谈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就——他看定女儿，分明是在要解释。

他给我的感觉不如另一个人给我的感觉好！万芹依旧笑着说。

另一个人是谁？老伴接了口问。

古峪，东街的。

啥叫感觉？万正德咕哝了一句，语气里透出了不高兴。他记起儿子当初也总用这个词。儿子前年二十五岁时和一个三十七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好上之后，也是这样说的：爸，她给我的感觉好！好，好你妈那个腿！好的结果是让街邻们都知道了万家的儿子找上了一个让人睡过的、生养过一个女儿的中年女人。好像万家人就再也找不着好媳妇了，只能要别人不要的货了，丢人呐，我们老万家……

爸，这种感觉是心理感觉，和我们吃饭时舌头对食物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相似——

他瞪了一眼女儿。万芹已经用这个借口回绝三个人了。前两个是他和老伴托人为她介绍的，秦进是第三个。这个可是她自己选的，结果又是感觉不好。感觉算个什么东西？他挑起面条往口中送时，感觉到食欲跑走了不少。

爸，如果一个男子给我的感觉不令我满意，我怎么能下决心跟他一起生活几十年时间直到我老死？

好吧，好吧。他不想和女儿争下去。女儿中文系毕业后在

广播电台当记者，口才早练出来了，说什么都是一套一套的。再说，在县政府当了几十年统计员的老万也知道，如今男女在谈恋爱期间中断关系也算是正常的事情。他内心里也希望女儿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他就这一个宝贝女儿，自从儿子被他赶出门后，女儿更成了他心尖尖上的肉。在她的婚姻大事上是不能马虎的。

你刚才说的这个人叫啥名字？他再扭头问女儿时心情已有些好起来。

古峪。古代的古，嘉峪关的峪。

古峪。他就是在这个正午记牢了这个名字的。

正式看到女儿万芹和古峪在一起是在一个薄云轻飘的夜晚。那晚上天已经开始正式热了。老万看了一阵电视后出门散步纳凉，快走到云龙舞厅门口时忽然看见有一对男女在街边的灯光下公开亲嘴，他心里刚想骂一句“不成体统！”猛地认出那女的竟是万芹，惊得他忙闪到街边的树影里，脸和脖子顷刻间火烧火燎起来。疯丫头！那男的肯定就是古峪了。他本来不愿再看，可到底还是没能把目光管住，这一眼看过去他气得差一点吼起来——那古峪竟在街边把手伸进了万芹的衬衣里，分明是攥住了万芹的乳房。好一对不懂规矩的东西！这是在大街边上呵，让人看见那还得了？你们不怕丢人可我的脸往哪放？老万再也无心散步纳凉，怒冲冲扭头往家走。老伴那晚正在灯下做针线活，他进屋就把老伴的针线筐踢飞了。咋了，你？老伴当时慌慌地问。可他那阵子能说什么？不过是恨恨地长叹一口气。

万芹后来是哼着歌儿走进院子的。老万听见女儿的歌声气得咳了一声。他没法公开对女儿说什么，你能说你看见了——？

嗨！

万芹，你这样疯在过去可是要挨打的！我的姑姑也就是你的姑奶奶万枝柳，当年出嫁后，和丈夫在回娘家的路上亲嘴不避人，让别人看见传到了你祖爷耳里。你祖爷立时令人把他两个叫来，骂他们有伤风化，命他们两个互相掌嘴，直掌得两个人的脸蛋子都肿得两寸来高。你呐？你和古峪连订婚仪式都没办哩，就在街边边上那样子做？成什么样子？

万芹领着古峪来家吃饭是在两个月之后。那天晚上老伴熬的是绿豆稀饭，蒸的韭菜包子，她事先并没听万芹说古峪要来吃晚饭，所以只照平日的习惯，炒了一盘萝卜丝。老伴估摸到了万芹下班的时间，就把饭菜端上了桌。老万那天有些饿，见饭菜既已上桌，就抓过一个包子先吃了。未料这时万芹领着古峪进来，万芹进屋就喊：妈，饭好了没？古峪来混饭吃，赏他一碗吧！那当儿老伴慌得一连声地说：你看你看，叫人家古峪来吃饭，也不早告诉我，我也好多炒几个菜呀！你们先等等，我这再去炒！老万自己弄得也很不好意思，只好一边嚼着包子一边让古峪：快坐，快坐！倒是万芹像没事一样地拉住她妈说：妈，还炒啥菜呀，这就够了，古峪又不是什么贵客，有啥吃啥呗！说着，就递一个包子到古峪手中，命令道：开吃吧，先生！

吃饭时老万注意地看了几遍这个就要当万家女婿的小伙。这小伙给他的感觉不错，身个、貌相、衣着都让人看着顺眼，而且说话给人一种诚挚的印象。他有点佩服女儿的眼力，挑上这个人是不错。大约是心里高兴，老万就提议和古峪喝几杯酒。可能是喝到第四杯的时候，古峪说了一句：爸爸，你的酒量还行！这一声爸爸喊得老万心里好舒服。他正想找话夸这小伙几句，未

料万芹笑着叫道：咋，可叫开爸爸了？也没有问问我同不同意？这爸爸可不是乱叫的！结果弄得古峪脸一片赤红，使得老万也很尴尬。你看看这个丫头，真是一点事儿也不懂！老万记得他抽冷子瞪了女儿一眼，可万芹只管笑，笑得一脸灿烂。

日子又过了多少才到了那个流产的订婚仪式？

眼见得万芹、古峪两个人已经形影不离，老万就想已到了该办一个订婚仪式的时候了。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便交待老伴：去街上买些鸡、鸭、鱼、肉回来，该蒸的蒸，该炸的炸，预备星期天办一桌酒席，把万芹的姑姑、姑夫和舅舅、舅母都请来，给万芹办一个正式的订婚仪式。老伴听后说：这事你得先和万芹商量商量，看她同不同意办。老万听后就瞪一眼女人：这还商量什么？没见他俩已经好得像一个人了？办！老伴见状只好依言去办，提了篮子去街市上采买。

未料事情还真遇到了麻烦，那天万芹回来吃晚饭时老万兴冲冲地说了自己的打算，他原以为女儿会感激地笑笑说就依你们的意见办吧。不想万芹一听就站了起来叫：这谁的主意？搞什么订婚仪式？第一，这太俗！第二，我和古峪目前只是彼此感觉不错，离说到婚姻还有十万八千里再加一万里！

老万被女儿叫得一怔一愣。等他从愣怔中醒过来预备说话时，女儿早扔下筷子跑出去了。看你，让我买了这么多的肉和菜，花了这么多的钱！老伴不失时机的埋怨起来。老万这才开始发火，才冲着老伴叫：花钱买了菜你不会做了咱自己吃？难道会扔了喂狗不成？你脑筋怎会死成这样？！老伴听后只回了一句：自己错了还不认帐！这一句把他肚里的火煽得更旺，使得他站在那儿吼起来了：谁错了？我好心好意的倒错了，你个什么事也不操心的女人倒对了？！……那晚上是他为万芹和古峪的

事第一次发火，当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该算做第一次。

结果从第二天起，万家人就开始吃那些鸡鸭鱼肉，一连几天才算勉强吃完。老万吃得又没胃口又心疼：老天，咱这样的工资收入，竟敢一天三顿吃鱼吃肉？

那个雪花纷扬的夜晚是在订婚仪式流产之后来的。

古峪那晚是踏着雪走进万家小院的。

他来得有些晚，他来时长万和老伴已经预备要上床睡觉了。天冷，钻进被窝倒暖和些。

他显然和万芹预先有约，他径直走进万芹住的厢房。老万听见万芹在欢笑着和古峪说话。

万家一共是五间平房：两间正房、两间厢房和一间厨房。两间正房一间做客厅一间做老万和老伴的卧室；两间厢房早先是儿子、女儿各住一间，自儿子被老万赶出门住到他大十二岁的妻子家以后，两间厢房便统归万芹住了。

老万上了床但没有立刻躺下就睡，而是拥被而坐在灯下胡乱地翻着报纸，他想待古峪一会走后去关好院门。——万芹一向做事马马虎虎，万一她插不好院门的门栓遭了贼偷可就麻烦。

他一边翻着报纸一边注意倾听着女儿屋里的动静，他期望古峪有话赶紧对万芹说完，然后就走。这样的下雪天，他不应该待得太晚。

厢房里的话音在逐渐降低，老万估计古峪这是要走了，但是忽然之间，厢房里的电灯熄了，而老万却没有听见拉门开门的声音。

古峪没走怎么灯竟熄了？老万一怔的同时立刻着慌起来，急忙用脚把躺进了被窝的老伴踹了几下：快，你赶紧去喊万芹出来！

这个时候喊万芹出来干啥？老伴没有听明白。

傻东西！古峪没走，可他们把灯拉灭了，要是他们做出了啥子事，我们万家的名声不就完了？！

老伴这时才听出缘由，才起身去穿衣裳。老万嫌老伴动作太慢，怕事情不可收拾，就隔了窗户朝厢房里喊：万芹，你来看一下！

好一阵才传出万芹不高兴的声音：爸，干什么？

你过来一下！老万的声音里浸了火气和慌张。与此同时他也急忙下床来到了外间。

万芹满腔不高兴地来到了正屋，可厢房里的灯一直没亮。老万注意地审视了一下女儿，看她还衣扣整齐，这才有些放下心来。放低了声音问：天这么晚了古峪还没走？

爸，你管得太细了！

细一点好，古峪人没走，咋把灯都拉了？老伴这当儿接了口。

少见多怪！万芹不满地瞥了一眼爸妈，扭身就往厢房走。边走边喊：古峪，你走吧，人家在催你哩！

嗨，这丫头，咋这样说话？老万尴尬地和老伴对视一眼。

大约是片刻之后，古峪慌慌地走出厢房，朝站在正屋里的老万和老伴说一句：伯父、伯母再见。就逃也似地跑出了院门。

万芹，幸亏你爷爷死了，要是他活着看见那晚上的事，会有一顿好骂和苦打在等着你的！想当初我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姑姑和你姑夫好上之后，有一天她把他叫来自己屋里呆了有顿饭时辰，那还是个夏天的午后，而且两人还行过了订婚仪式。你爷爷就这还觉着你姑姑违了闺规。当即命人把你姑夫赶走，尔后又让你姑姑跪在两个瓦片上，一边用鞋底搨着她的脸一边逼

问她是不是已经婚前失身。你姑姑一边否认一边哭着反问：既是已经订婚了，为啥还要这样打人？你爷爷说：该是新婚之夜做的事，提前一天也是违犯闺规！也是败坏万家声誉！爸爸那晚上既没打你也没骂你，爸爸还不够开通？……

这之后就到了那个雨声淅沥的晚上。那天晚上闭路电视里播出豫剧古装戏《西厢记》，老万和老伴看得都很有兴味。老万尤其爱看古装戏，古代的男女在舞台上谈情说爱的方式很让他满意：双方只说一些含而不露的双关语，大不了彼此拉一下手而已。哪像如今，两个人只要一谈起爱来就在公园里公开亲嘴，还有什么庄重？

那出古装戏落幕时老两口才想起去看墙上的挂钟：嗨，快十二点了！可万芹怎么还不回来？这丫头平日即使出去跳舞唱歌也都是在十二点之前回家。两个人一边进行睡前的洗洗涮涮一边等着女儿，眼见得已过了十二点半还没听万芹敲门的声音，老伴先急了，就催他去女儿的单位里看看：莫不是她加班晚了，见天又下着雨不敢回来？老万于是就拿了两把伞走出门去。女儿是他的心肝宝贝，老伴不催他也要去接女儿的。可单位里哪有人？门卫老头说今晚上压根就没见万芹进院门。老万边听着雨点击伞的声音边在心里断定：万芹很可能在古峪家里。可这样晚了还不知道回家？有多少话不会明天再说？

老万冒雨赶到古峪家时意外地一愣，古峪家的所有窗户都黑着灯，都睡了？这么说万芹也不在这儿？他很想敲门问问，后来又觉得有些不合时宜，一个当父亲的这个时候来问人家自己的女儿在不在这里有些难以出口。

他一个人提着两把伞进了家门后老伴愈发着急，说：还只有问古峪方能知道万芹的去处，他两个整日在一起，他会知道